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説彙纂卷二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二

成公

集說范氏甯曰魯世家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以周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十七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伏慜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集說杜氏預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啖氏助曰二月今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　呂氏大圭曰陽氣之在

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藴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　汪氏克寛曰七書不雨三書雨雹及無冰再書隕霜亦三書雨雪

附録左傳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茅戎杜注戎别種也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也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界

徐吾氏杜注茅戎别種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

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集說劉氏敞曰元年作丘甲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杜云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今使丘出之予謂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斂魯亦必不為也公羊云譏始丘使也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穀梁曰丘為甲也非也審為使民作甲者春秋何不云井作甲邑

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作丘甲乎　孫氏覺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　胡氏寧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　張氏洽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　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　家氏鉉翁曰丘甲之說三傳不同公穀謂課丘民自為甲似未得經意杜氏謂古者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使一丘出一甸之甲一丘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雖求多於民亦未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四丘為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作丘甲云者每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而古兵制始壞於此矣　萬氏孝恭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

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李氏廉曰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廏新作雉門也然延廏不書作又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太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杜注晉地

左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根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

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集說 孫氏復曰臧孫許臧孫辰子 胡氏銓曰大夫及諸侯盟見大夫之彊也自公子遂及齊侯盟後益甚故仲孫何忌及邾子又甚非惟惡大夫之彊亦惡諸侯之失其御也 高氏閌曰許曷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 趙氏鵬飛曰魯固齊之與也宣公末年急於事齊公孫歸父如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即世歸父奔齊魯固篤於親晉矣晉蓋疑歸父在齊魯必有二心於齊而魯亦疑晉之不已信也故為赤棘之盟魯蓋果於絕齊志於求晉焉明年齊伐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

為鞌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　家氏鉉翁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伯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常見疎於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汪氏克寛曰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繼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伯主而不愧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郪丘赤棘扳句繹皆書及唯祲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扳則定公之位未定如晉見卻故修好于邾句繹則二卿取邾田又脅邾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祲祥外為志猶為彼善於此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啖氏助曰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與戎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孫氏復曰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為文所

以存周也　劉氏敞曰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未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　陳氏傅良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譏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　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　家氏鉉翁曰穀梁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為晉敗王師則無是也

冬十月

穀梁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

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集說范氏甯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立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疑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附録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壬申定王十八年

二年晉景十一年齊頃十年衛穆十一年蔡景三年鄭襄十六年曹宣六年陳成十年杞桓四十八年宋文二十二年秦桓十六年楚共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龍杜注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胡傳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集說 高氏閌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 趙氏鵬飛曰魯貳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哆然外之獨魯宣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

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為魯之未絶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焉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衛既以雠齊今又買怨於魯其名葦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家氏鉉翁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李氏廉曰自齊懿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杜注衛地史記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或云即新築也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

城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鞫居杜注衛地後漢志封丘有鞫亭即古鞫居也

胡傳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集說杜氏預曰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孫良夫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　陳氏傅良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彊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張氏洽曰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

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　程氏端學曰良夫專兵輕進以取敗辱國害民罪莫大焉衛侯使之戰以致敗亦罪也齊侯侵虐鄰國雖得勝於一時遂來鞌之敗績亦罪也

案新築之戰說者以為衛伐齊也或又謂新築衛地戰于衛則齊伐衛也考其情事蓋衛與侵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内而齊既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遇于新築而戰爾良夫喪師辱國故以之主戰而書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郤去逆反首公穀作手鞌音安　鞌杜注齊地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為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

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以一犇而遽至乎近志云峯即古之歴下似為得之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

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

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

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

不幸敢不惟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莘杜注齊地　靡笄杜注山名史記晉平公元年伐齊戰于靡下　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今名千佛山在山東濟南府南十里　華不注杜注山名伏琛云不音跗與詩鄂不韡韡之不同謂花蔕也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著於水也今在山東濟南府城北　華泉京相璠曰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徐關今淄川縣有古徐關　石窌杜注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隋初為盧縣之長清鎮尋置長清縣今仍之古城在縣東南三十里　丘輿杜注齊邑當在益都縣

界　馬陘杜注齊邑

在今益都縣西南

胡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埽境內興師而四卿竝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集說董氏仲舒曰頃公齊桓之孫伯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

入其北郊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鞌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　趙氏匡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手憂內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內而專輕重於外乎　劉氏敞曰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既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土地廣狹也曹鄭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陳氏傅良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書良夫曹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　張氏洽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

憤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趙氏鵬飛曰鞌之戰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名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啓大夫之橫者四國也齊侯不義而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

家氏鉉翁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卒乘悉為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鞌乃魯卿擅兵之始也又曰凡內大夫帥師惟主帥得書今四卿並書見羣下知有季孫不知有公室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　李氏廉曰春秋列書將佐始此自此以後昭十年伐莒書三卿哀二年伐邾書三卿成六年侵宋書二卿定八年侵衛書二卿　汪氏克寬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己私忿非能聲齊頃陵弱犯寡之

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迨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鞌之敗衂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彊故耳晉氏世伯合諸侯以加兵於齊者三鞌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横憑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　王氏錫爵曰齊之君臣恃勇輕敵而不免於敗晉之將佐忍傷致死而卒能勝之所謂兩敵相當貴於忍也

案四國戰齊於鞌諸大夫輿大衆以雪一笑之恥故說者多以為忿兵然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之大國亦與楚通兵晉將復修伯業若不得齊則魯衛曹邾皆有依違觀望之意故盟于斷道謀楚即以謀齊

及爰婁既盟而齊不背晉者二十餘年楚亦少斂其鋒晉人世伯之緒賴以不墜則鞌之戰亦安可少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袁婁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淄川境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於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棓

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帥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　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

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雍門齊記古齊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門其西曰雍門

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

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彊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彊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劉氏敞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事耳令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専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於棐林實趙盾之師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故可言晉師不

可言趙盾令此亦言晉師足矣乃其常文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　高氏閌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彊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

陳氏傅良曰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使而進盟之于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張氏洽曰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　家氏鉉翁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彊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彊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書來盟及盟一字褒貶深

切著明矣　吳氏澂曰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程氏端學曰齊侯自恃其彊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雪忿偶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為永鑒矣　李氏廉曰此條三傳畧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為臧孫許及郤克斮丑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據　汪氏克寛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

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伯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

附錄左傳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上鄍杜注地闕當在陽穀縣境蓋齊衛境上之邑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

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速公作遫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馬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録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姫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姫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

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

勞錮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陽橋杜注魯地陸澄曰博縣有陽橋今在泰安州西北

取汶陽田汶音問

公羊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

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集說杜氏預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石氏介曰内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鄟取邿取防取䢴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

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孫氏復曰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　家氏鉉翁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伯國之力而得之也伯國復不禀命於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　李氏廉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鞌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有汪氏克寛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又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籍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

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集說高氏閌曰鄭從楚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於下所以深罪鄭也趙氏鵬飛曰機會之失為損大矣楚鄭侵衛晉失機也晉自文襄以降世嗣霸統成公靈公庸懦無立猶時出而主諸侯景公之興適當楚莊之方張無以施其一二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共王即位未能和諸侯晉不能於是時修文襄之業號名諸侯以抗楚乃區區修一朝之忿而助魯衛以逞憾於齊則楚鄭侵衛晉致之也既而楚勢益張魯人戰恐公及楚大夫為蜀之會卒之天下諸侯自河以東一舉而屬楚是雖魯成之罪而晉之責為重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

左傳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彊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傳 案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降班失列下與楚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

集說 啖氏助曰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傳以處父不書族為亢今以書族為亢何自矛盾也 陳氏傅良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向書衛甯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傒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圍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

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家氏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吳氏澂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為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李氏廉曰公特會外大夫止此　季氏本曰成公以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已甚矣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胡傳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盟不亦恥乎

集說 陸氏淳曰趙氏云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而此書之譏公棄晉從楚也又曰淳聞於師曰外大夫悉書人言公自屈禮與之盟非大夫之罪也李氏堯俞曰前此楚與諸國盟皆序諸國之下此序

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　劉氏敞曰公羊云其稱人何得一貶焉云爾吾不識得貶云者竟何事也穀梁曰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　程子曰楚為彊盛陵轢諸侯諸侯茍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陳氏傅良曰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　家氏鉉翁曰晉伐齊敗之鞌盟之袁婁齊遂與楚合導之以來晉人坐視莫之如何吳氏澂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

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　李氏廉曰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没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葢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又曰楚專主諸侯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彊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於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彊後不貶諸國無以見諸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伉後書楚

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

寘楚秦列諸國之上蓋以彊大相先也舊史從赴告之文聖人亦因而書之耳蔡許不書則左氏得之

附錄左傳 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

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晉景十二年齊頃十一年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年鄭襄十七年曹宣七年陳成十一年杞桓四十九年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年楚共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伯牛杜注鄭地鄤杜注鄭地丘輿杜注鄭地

胡傳案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師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集說杜氏預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高氏閌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鉉翁曰魯宋衛曹去彊盛之楚而從衰弱之

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四國書爵序晉為首存晉伯也　李氏廉曰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汪氏克寛曰左傳云鄭皇戌如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諸侯也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公

集說高氏閌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王氏葆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集說吳氏澂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集說杜氏預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高氏閌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弒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　家氏鉉翁曰公羊以廟災三日哭為禮穀梁以成公為無譏常山劉氏以主未遷入不當哭書哭所以譏愚竊以公穀之義為正也三年之喪通喪也二十七月而終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焚先

人之廬猶三日哭今主始入廟而廟為火所燬人子之痛切為甚三日哭而謂之不合於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　李氏廉曰此條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　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

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集說高氏閌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考之知其僭禮

夏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集說張氏洽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於伯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趙氏鵬飛曰古者諸侯繼世喪葬畢則以士服見於王王賜之黻冕然後朝鄰國以繼好結信禮之經也今成公釋禫不朝王

而朝晉此何禮邪春秋諸侯以彊弱為判何有於禮宣公受位於齊故喪畢則朝齊而不朝晉成公受制於晉故喪畢則朝晉而不朝齊則夫相朝之禮顧所畏者先之匹敵以下有所不朝而況周室之微哉彼其狎諸侯而不復朝君子在所不責聖人書朝晉之事凡以責其偃然無王也　家氏鉉翁曰魯宣諂齊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成公事晉率宣公之舊除喪入見之禮不用之王而施之晉春秋所以譏也

李氏廉曰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汪氏克寬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於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伯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

鄭鄭子良伐許

集說高氏閌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陳氏傅良曰鄭初書大夫將也　張氏洽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趙氏鵬飛曰鄭之伐許自撤藩蔽以開楚寇也以職方考之許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從之君子不責恤其弱也鄭以許為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荊楚楚亦未遽得鄭也今鄭折而從楚又連年伐許扼許之小而肆其毒許鄭脣齒也許亡則鄭亡曷釋許以為外扞固鄭之利也乃區區逼許不已其後許畏鄭益甚遷入楚地遷于葉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逼近楚都所以倚楚而抗鄭鄭既失許故楚兵一出則直履鄭郊楚患益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歲有晉楚之兵腹背

受敵水火交熾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起於伐許而自撤藩扞之故不可不察也故聖人於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所以誅鄭之無謀而隳內固之勢也

公至自晉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於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彊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悅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

汪氏克寬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時諸侯知有伯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比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錄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劉昭曰蛇丘縣有棘鄉季氏私考曰今當為肥鄉縣地

左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胡傳案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

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
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

集說趙氏匡曰凡内自圍者皆叛邑　李氏廉曰春
秋内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
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
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反　公作將穀作牆
咎音羔　廧咎如杜注赤
狄別
種

左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
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集說胡氏寧曰經不書廧咎如潰者晉常滅赤狄潞
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

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絶羌患哉廧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 家氏鉉翁曰克與良夫得志於鞌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詠善戰也楚方躪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遂利之師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 程氏端學曰晉不修德以綏諸侯攘彊楚而斃斃焉惟狄之務摟與國以伐之其為國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胡傳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

集說高氏閌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彊乎　李氏廉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

棨庚與良夫聘且盟左氏公羊皆以為尋盟則是二臣之聘盟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劉氏敞以為專命生事者過矣又謂不繫於國以見遂事之辱不知奉使而來既書晉侯衛侯則及盟可不繫於晉衛也

鄭伐許

胡傳 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

集說 孔氏穎達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畧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刺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伐偏

刺之　家氏鉉翁曰鄭莊滅許自知不義置之而去令襄公以兵加許歲至於再莊有悔過之心而裔孫濟惡自是許卒為鄭所併

案蜀之盟諸侯從楚者多出於不得已若許若蔡國小受脅不足責也鄭為畿内之國以邲之敗而叛晉既伐衛又一歲再伐許故春秋惡之胡傳所謂不擇於義以為去就而馮弱犯寡者也不書將帥孔氏穎達從杜注以為告辭略而駁賈逵之說謂先後伐許皆不貶責何以獨於此偏刺亦似有理今竝存之

附錄左傳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

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 晉景十三年齊頃十二年衛定二年蔡景五年鄭襄十八年曹宣八年陳成十二年杞桓五十年宋共二年秦桓十八年楚共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集說 王氏葆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昏張本乎　趙氏鵬飛曰禮諸侯世相朝所以繼好結信春秋之世以彊弱為判齊晉大國宋不敢不朝匹

敵以下固未嘗朝聘已為腆矣聖人志之凡以志其任勢而廢禮也　呉氏澂曰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李氏廉曰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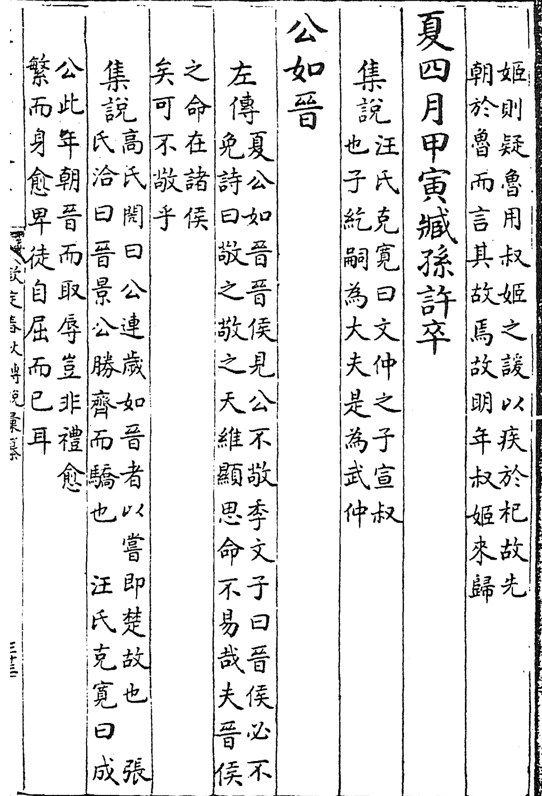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集說杜氏預曰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左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集說杜氏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趙氏鵬飛曰叔姬不令於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



姬則疑魯用叔姬之譖以疾於杞故先朝於魯而言其故焉故明年叔姬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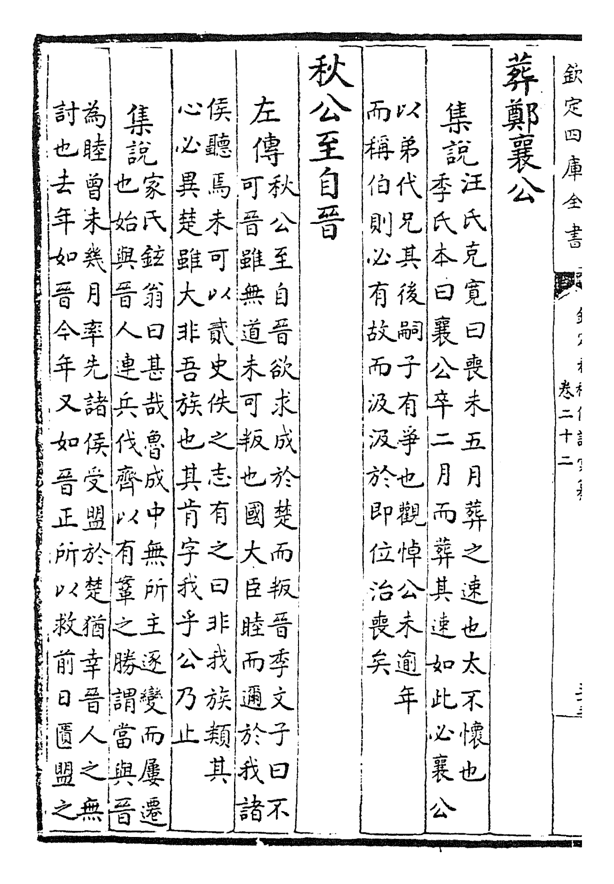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集說汪氏克寛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集說高氏閌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張氏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 汪氏克寛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葬鄭襄公

集說汪氏克寬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季氏本曰襄公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也觀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必有故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集說家氏鉉翁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曾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於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匱盟之

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楚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冬城鄆公作運

集說杜氏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趙氏鵬飛曰鄆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鄆

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　戴氏溪曰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之田

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　家氏鉉翁曰鄆有三莒之别邑亦曰鄆九

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於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

鄆雖城何益哉

案經書城鄆左氏無傳杜氏預以為備晉者因公之不禮於晉也戴氏溪謂魯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於

情事亦近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展陂杜注許地今在許州西北　鉏任泠敦俱在許州境　汜祭杜注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案此為二邑汜即成皋之汜祭即中牟之祭亭周祭伯之邑也蓋此時已入於鄭矣

胡傳悼公伐許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集說董氏仲舒曰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春秋以為薄恩且失其子心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繼其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也　何氏休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家氏鉉翁曰父所為義己繼之為孝父挾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絶之於名教也　李氏廉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　季氏本曰鄭介晉楚之間國尚不能自立而乃屢年用兵爭勝鄰國豈固本保邦之道乎　余氏光曰郭氏曰案去歲鄭襄公伐許經書鄭伐許今年鄭悼公伐許經書鄭伯伐許前此成公二年八月衛穆公速卒冬楚師鄭師侵衛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凡此亦皆據舊

史而書之春秋立義雖不同不應於數年之中事同罪一或恕之於前或誅之於後參錯變亂聖人決不如此也

附録左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

乙亥十一年定王二十一年五年晉景十四年齊頃十三年衛定三年蔡景六年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年陳成十三年杞桓五十一年宋共三年秦桓十九年楚共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

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集說何氏休曰始歸不書與鄭伯姬同　孫氏復曰來歸者棄而來歸也　黃氏仲炎曰杞叔姬見出而來歸猶鄭伯姬也　趙氏鵬飛曰內女見出皆曰來歸然罪惡不可以不辨故有歸之者有自歸者以見意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叔姬自取出絕故以自歸為文雖姬之罪無所考而觀聖人所書之文則歸之者以見夫不夫自歸者以見婦不婦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世倫分廢缺夫婦之道乖矣有出而允於義者有出而悖於禮者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悖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非杞絕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叔姬繫於杞義未絕也　吳氏澂曰

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妾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顧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汪氏克寛曰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郯伯姬同婚姻得禮常事不書又曰郯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郯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附録左傳　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左傳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集說 汪氏克寛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左傳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集說 高氏閌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鄭氏玉曰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則尤專恣之甚故謹而書之 汪氏克寛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梁山崩 梁山杜注在馮翊夏陽縣北詩奕奕梁山水經注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是也夏陽今同州韓城

縣屬陝西西安府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

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胡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

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集說 杜氏預曰記異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尋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宗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耶　高氏閌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　趙氏鵬飛曰梁山晉地也詩曰奕奕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滅於晉其地為晉晉侯及秦伯戰於韓是也梁山晉地而不繫之晉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為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為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君人者觀此亦可以識天意

矣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亦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又曰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弒君惟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虔凡七滅國惟舒庸鄅萊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彥疏云注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　邵氏寶曰春秋為天下紀異者三梁山崩有星孛入于北斗西狩獲麟山斗以異為異麟以祥為異以異為異者亂世之常以祥為異者亂世之變

附錄左傳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

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集說張氏洽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集說孫氏復曰定王也　高氏閌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杜注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今桐牢亭在河南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案左氏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於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

集說何氏休曰約備彊楚　杜氏預曰言同盟服異也　杜氏諤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者蓋以彊弱為大小也　孫氏復曰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趙氏鵬飛曰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為清丘斷道之盟以求諸侯於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其勢且反鄭於久

叛雖未足以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　李氏廉曰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汪氏克寬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邾與晉衛修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蓋將以是為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荆楚且侯致襚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歎哉　趙氏恒曰書同盟亦只是志同欲之通例善惡則存乎其事以此時言之史策方有天王崩之文而同盟豈其時乎非特為不臣而立此

同盟之文也

桑蟲牢之盟胡傳謂九國不知奔喪其議甚正然是時齊始從晉鄭以訟許不勝亦改而從晉晉為是盟以固諸侯之心亦復伯之機也趙氏鵬飛之說亦可竝存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八百十四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三

丙簡王六年晉景十五年齊頃十四年衛定四年蔡景子元年七年鄭悼二年曹宣十年陳成十四年杞桓五十二年宋共四年秦桓二十年楚共六年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集說汪氏克寬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茍能自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附錄左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王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立者不宜立也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

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集說 陸氏淳曰左氏云季文子以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啖子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 孫氏復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其毀已久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二月辛巳立武宮非禮可知也 劉氏敞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饗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又曰立明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二說者皆非是左氏欲解經誤以武宮為武軍杜氏欲解傳遂取武軍為武宮此難以通者也 葉氏夢得曰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而春秋諸侯蓋有各於其先而私禱者焉功成則為之

立宮故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為之立煬宮武公伯禽之九世孫敖也謚之曰武豈葦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歟　劉氏絢曰案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　高氏閌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為十一世祖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蓋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為　立宮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　陳氏祥道曰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於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張氏洽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

後學也　黃氏仲炎曰周不毀廟三后稷文武魯不毀廟二周公伯禽若武公於魯為十一世祖而非始封之君世遠當遷久矣而復立武宮非禮可知也李氏廉曰春秋書此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又曰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毀而又立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壞至於如此　汪氏克寬曰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茍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於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為世室者妄也况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宮則哀公之

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於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於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不特魯矣

取鄟 鄟音專鄟杜注附庸國

左傳 取鄟言易也

穀梁 鄟國也

胡傳 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

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

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集說孫氏復曰宣九年取根牟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　李氏廉曰鄟為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為邾邑不繫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内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昭四年取

鄟皆諱辭也　汪氏克寬曰公羊於根牟鄟郭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耶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蠻氏杜注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漢志河南新城縣曰蠻中故蠻子國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去年冬宋貢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

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令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愚諸大夫狠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衛魯二侵責晉深矣

附錄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敎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郇瑕杜注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僖二十四年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卽此

集說汪氏克寛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彊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從都也非不得已故不書遷耳

夏六月邾子來朝

集說高氏閌曰魯取鄟而邾子遂來朝其彊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即位不朝而朝魯此可見惟陵我是畏也汪氏克寛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集說杜氏預曰嬰齊叔肸子　李氏廉曰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　汪

氏克寛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晉魯雖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迭往事伯之勤而不知慢王之已甚也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月鄭悼公卒

集說楊氏士勛曰悼公不書葬者魯不會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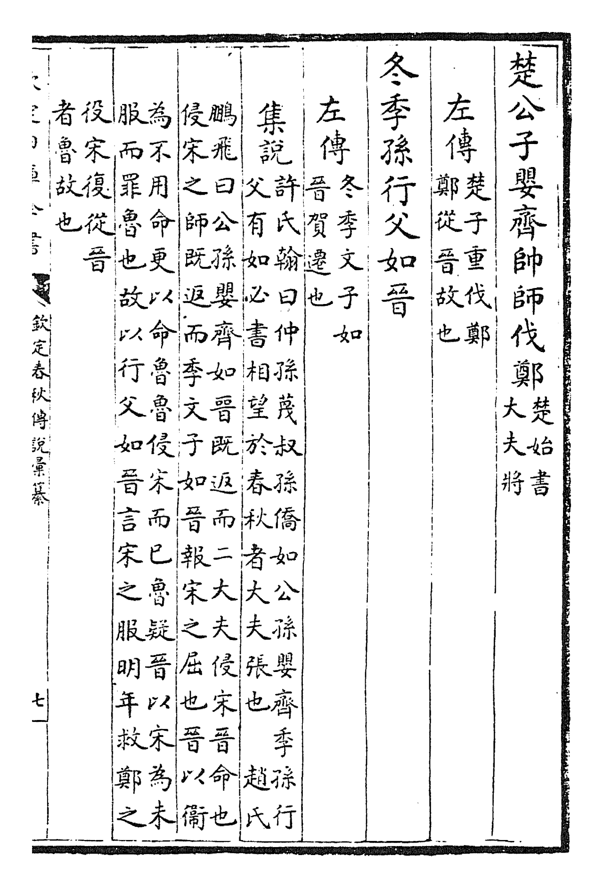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胡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

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集說高氏閌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為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責與衛良夫同　李氏㢘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歟

魯宋自莊十年以後竝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

左傳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集說 許氏翰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張也 趙氏鵬飛曰公孫嬰齊如晉既返而二大夫侵宋晉命也侵宋之師既返而季文子如晉報宋之屈也晉以衛為不用命更以命魯魯侵宋而已魯疑晉以宋為未服而罪魯也故以行父如晉言宋之服明年救鄭之役宋復從晉者魯故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作侵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繞角杜注鄭地杜佑通典汝州魯山縣東南有繞角城　桑隧杜注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

胡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楚即晉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於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還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集說高氏閌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肯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

家氏鉉翁曰是役也軍帥欲戰者多三卿不可欒書因之以還春秋許之以救其無逗撓之責乎曰晉楚先遇于繞角楚師還鄭既免矣移兵指蔡復與楚遇于桑隧晉乃引還則蔡亦免矣故無責　汪氏克寛曰公羊作欒書侵鄭今考明年楚復伐鄭而諸侯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欒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欒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盡善矣

丁丑二年簡王七年晉景十六年齊頃十五年衛定五年蔡景八年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年陳成十五年杞桓五十三年宋共五年秦桓二十一年楚共七年吳壽夢二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鼷音奚

胡傳 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集說 劉氏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竊盜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 杜氏預曰稱牛未卜日免放也 楊氏士勛曰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彼不云不郊此既云免牛又云不郊者彼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此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 劉氏敞曰穀梁曰其緩辭也非也前云鼷鼠食郊牛角者文不可言其角非不緩也今云其角者亦文當如

此非故緩也又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亦非也春秋記災異刺譏時君且明鬼神享德所以鈎深致遠者微矣豈為免有司之過乎乃免牛穀梁曰免牛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奉送至於南郊未必然也雖禮典散滅不可考校至於牛衣人服如何襲被乎凡郊牛稷牛必皆在滌三月滌者牢也今既有傷則不復在滌是為免之　其不免者是留以須後郊非禮不敬故春秋亦譏焉　羅氏願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鼷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福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　趙氏鵬飛曰鼷鼠食郊牛角者三改卜牛而又食者惟此而已魯郊僭也天豈享僭哉鼷鼠之害說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鼷鼠豈人致之而亦豈人所能驅之天意不允於魯也故遺其害而著其譴魯不之察又改卜焉違天不祥宜其又食也　黃氏震曰孫炎曰鼷鼠如鼠狼鄭夾漈曰草鼠而微黃愚聞之師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　家氏鉉翁曰

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　程氏端學曰是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兵煩稅重神怒人怨況僭郊乎鼷鼠食郊牛角天示譴也不知變懼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聖人書此為後世鑒與卜郊不從及郊牛傷大意畧同　季氏本曰免牛者卜而免之也免牛所以免郊也意在不郊不敢斥言故以免牛為卜耳

吳伐郯

郯音談　吳始見經

左傳　春吳伐郯郯成

集說　孫氏復曰吳本子爵始見於經曰吳者惡其僭號也　許氏翰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離也　項氏安世曰楚初

主盟於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畀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　趙氏鵬飛曰楚始通諸侯稱荆吳始通諸侯遂稱吳皆其自稱也太伯避位奔荆蠻自稱句吳後世因而不改故亦曰吳其後書吳子說者以為聖人降而書子非也胡傳援國語吳本伯爵此則國語之失彼徒見吳伯之後因以為伯爵耳秦本伯爵亦自稱伯聖人不貶也何獨於吳貶之　家氏鉉翁曰吳太伯之後以號舉為其踵楚僭王號也吳與楚敵已久今始書志其為患也郯國雖小尚有典刑昭十七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書吳伐郯貴郯賤吳也　李氏廉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

會鄫會橐皋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札聘至柏舉書子已同於列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辭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錄左傳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 夏曹宣公來朝

集說 趙氏鵬飛曰曹之於諸侯未為小國特勢不足爾論其名上與衛鄭同列而無愧較其實則下與邾莒未有以大相過也如征役則上同於衛鄭而朝覲則下比於邾莒嗚呼曹伯蓋亦難矣三年牽之戰曹固與齊無憾也徒受晉魯之役而有公子首之行伐鄭救鄭無敢不從此其名與鄭衛同也而其實

勢不支故鄭衛未嘗朝魯而曹屢朝之此其實與邾莒比也　汪氏克寛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集說杜氏預曰書不郊閒有事三望非禮　范氏甯曰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爾　高氏閌曰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惑焉汪氏克寛曰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閒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宗僖公三十一年猶三望胡傳本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謂河海不在其封魯不當祀令又引朱長文

之說以為天子有四望泰山魯所當祭三望僭天子禮則是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也與前說不合故刪胡

傳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隋開皇六年析元城縣地置馬陵縣大業初省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胡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師師書伐而無貶辭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故特書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集說 杜氏預曰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 王氏葆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 高氏閌曰去冬棄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 趙氏鵬飛曰楚師兩伐鄭以鄭之叛已也鄭豈楚之與哉鄭於

楚境楚一得之遂為固有鄭受晉盟則兵屢扼之前日伐鄭晉以一大夫帥師救之今之伐鄭以九國之君援之其所以為鄭援者日加則知楚日熾也審矣家氏鉉翁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李氏廉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汪氏克寛曰穀梁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疏謂傳省文舉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伯同盟大抵皆同外楚也

公至自會

集說　高氏閌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吳入州來　州来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哀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来謂之下蔡漢置下蔡縣今壽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

左傳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

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馬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集說孫氏復曰吳乘楚伐鄭故入州來州來州來微國世服於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蕞楚邑則背於經矣　王氏葆曰州來楚與國也　高氏閌曰吳

劉氏敞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

楚爭彊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彊而吳敢與之敵也　陳氏傅良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於上國晉人為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于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

州來不可不錄其始也　李氏廉曰至昭十三年吳滅州來　嚴氏啓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吭也

冬大雩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又傳例謂得雨曰雩若此年雩不得雨書旱必矣且將書旱可得不雩哉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集說　杜氏預曰林父孫良夫之子戚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之後戚隨屬晉　杜氏諤曰春秋中

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彊國以伉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為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高氏閌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趙氏鵬飛曰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横哉林父良夫之子也定公不忍其横不能無憾於心然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而内抗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奬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晉反之也其後寖淫其惡至襄二十六年入于戚以叛聖人始終著之首書其奔終書其叛林父之罪無所逃矣然衛不能制而容之晉不能治而逸之均罪也衛之弱且制於晉有所不敵而晉佑叛臣以亂人國其誅可不重乎此春秋之法葢專責晉

也　家氏鉉翁曰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抶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偪衞衎不能君稱兵犯上逐其君立所善之公子卒入戚以叛為衞患者幾四十年晉實為之也

戊寅　簡王三年八年　晉景十七年齊頃十六年衞定六年蔡景九年鄭成二年曹宣十二年陳成十六年杞桓五十四年宋共六年秦桓二十二年楚共八年吳壽夢三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 來言者何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辭也歸之于者易辭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彊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陸氏淳曰趙氏云穀梁子曰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巳之地猶不可況命人乎此言譏晉令魯與齊地也　孫氏復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於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　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　劉氏敞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朝晉而事之晉侯說使魯衛皆反其侵地古者諸侯不專土歸汶陽之田于齊非禮也又曰公羊云内辭也非也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内辭哉又曰穀梁云不使盡我也亦非也直書以刺晉耳不使盡我了無所用也　高氏閌曰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又曰歸之于者彊歸之辭蓋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

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張氏洽曰前此取濟西田及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後此晉使司馬侯命歸杞田又為杞取成矣亦不曰使來言蓋取所當得反所當歸皆義也制命以義伯主之常事也諸侯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匪公比彊而陵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咸見矣　趙氏鵬飛曰前日以為可取則如今日勿歸今日以為宜歸則如前日勿取以為可取而復歸之以為宜歸而故取之二者均罪也前日取田於齊齊失之也晉實無所失今日以田與齊齊得之也晉實何所得失之非已之損得之非已之益宜晉人於取予甚輕且易也特假是田市功於魯市恩於齊矣初為鞌之戰魯實傾國以從而我無以利之則若勞人而無報故取汶陽田以報功於魯焉既敗

齊師頃公屈已以事晉晉自文公之後齊蓋以東夏彊侯未嘗屈於晉也戰鞌一敗銳鋒頓挫蟲牢之盟救鄭之役執兵歃血惟晉是從晉得齊之服為榮大矣故常以取其田為負也魯人得田晉實無補而負齊為多魯人失田晉實無傷而於齊為惠故寧使魯失田而晉無負於齊此所以有韓穿之來也 汪氏克寬曰曰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蓋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請於子産子産弗與宣子買諸賈人而請之又弗與曰大國之人而令於小國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令季文子知晉人子奪之非義而不能不以汶陽之田歸齊也制命非正而惟命是聽詎不為晉之縣鄙乎夫商人一環而子産不從於彊令況先君所受於王之分地乎季文子為魯之賢大夫而有愧於子産多矣是時欒武子范文子知武子中行

獻子皆名卿也不能引其君以當道而出令之不信發命之不衷徒知𧈅牢馬陵之盟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思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要人心之彊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田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伯之益偷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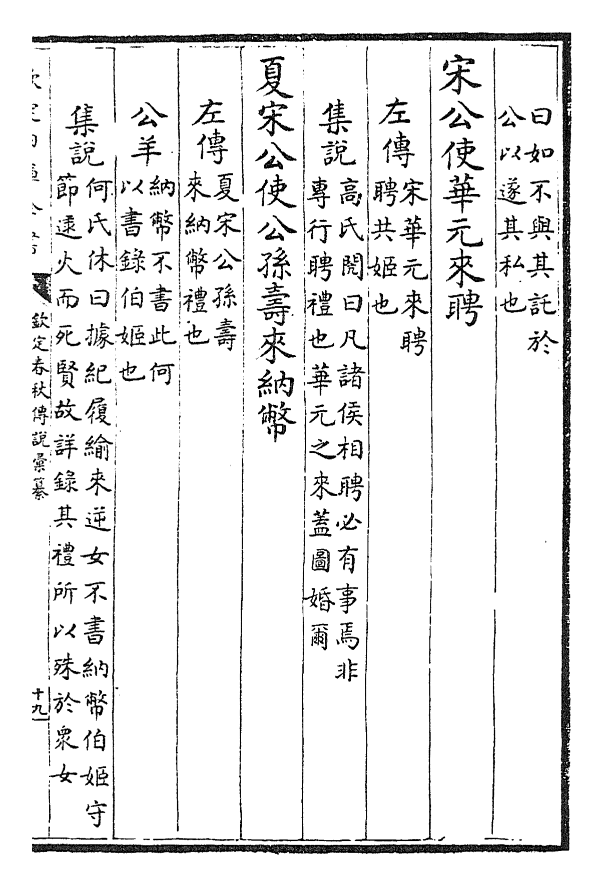
集說 許氏翰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高氏閌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

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趙氏鵬飛曰蔡迫於楚自翟泉與盟之後未嘗從諸侯會盟文十年比楚人為厥貉之次十五年晉郤缺伐之卒不能反也令欒書以師侵之雖未遂得蔡然亦可謂不畏楚矣故聖人亦書所以振霸主之威歟　家氏鉉翁曰蔡近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日少晉未能制楚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　聲伯如莒逆也

集說　杜氏預曰因聘而逆　高氏閌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　吳氏澂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汪氏克寬曰行父如陳公孫玆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



曰如不與其託於公以遂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集說 高氏閌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蓋圖婚爾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 夏宋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公羊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集說 何氏休曰據紀履緰來逆女不書納幣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

杜氏預曰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孔氏穎達曰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　楊氏士勛曰納幣不書其經之所書者三莊公以非禮書一也公子遂以喪錄二也此為賢伯姬三也　劉氏敞曰或謂納幣不當使公孫凡諸侯之大夫孰非公孫者昏禮稱父兄師友父兄猶稱之而況公孫乎　孫氏覺曰納幣禮之小者無事則不書宋公納幣特書之所以起伯姬之賢也婦人不與外事其行事不聞見於人惟備書之可以見其賢爾伯姬傳母不至不下堂卒以火死當春秋淫奔之世而伯姬火死春秋賢之故著其始終以見意焉納幣致女三國來媵卒葬無遺焉聖人樂人之善如何也諸家之說公羊最為得之　汪氏克寬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

也十四年成公始娶於齊使成公有女可妻宋公宋公亦未應娶庶女為夫人也

案史例有詳畧古史雖不可見班馬以後皆以人之賢否繁殺其辭伯姬有賢行舊史特詳錄之故聖人亦因而不革也書納幣書來媵書歸宋書致女辭繁而不殺皆緣末錄本之意公羊以為錄伯姬者得之矣胡傳以使卿納幣為越禮者非也左氏以為禮杜氏預亦以為應使卿其必有所據矣莊公如齊納幣穀梁以為大夫之事蓋譏莊之不當親行豈必以卿為不可使乎況列國執政之卿亦未嘗不以大夫稱也故主公羊而刪胡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

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案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史記趙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史記又稱有屠岸賈者有寵於靈公此時為司寇追論趙盾

弑君之事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同括為莊姬所譖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於時晉君明諸臣彊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背違馬遷妄說不可從也　蘇氏轍曰趙嬰通於趙莊姬趙同趙括放之於齊莊姬譖之同括將為亂晉侯殺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汪氏克寬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牴牾亦且與經相戾蓋不足信也　卓氏爾康曰趙同趙括好勇而輕邲之役興欒書之救鄭二人皆不度其可而銳於戰非欒書有主則晉又敗矣趙嬰淫亂

罪所當討不請於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勳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則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作錫 錫命止此

左傳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 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胡傳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蓋一人之通稱

集說 杜氏預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孔氏穎達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二稱竝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 孫氏復曰成雖即位八年非有勤王之績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濫賞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為一稱不亦淺乎 胡氏寧曰先王之時諸侯嗣子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朝於王王乃錫命使為諸侯也春秋時為子多不受命於父為臣皆不請命於王而王使來錫命此何禮也 沈氏棐曰成公未嘗朝覲於天子又無功德之可褒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傲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蓋文宣

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　李氏廉曰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　汪氏克寛曰三年則諒闇已終今即位八年是喪畢而又過六年一朝之期也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以天子為卑而王為尊也說者以天子為貶辭春秋於天子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於賜成公命而貶之乎今考宰孔賜齊侯胙富辛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答者亦云覲禮篇則以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則杜氏之說不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或謂錫之爵命世世相襲則謂之錫服過其爵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今考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則始即位而賜之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

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也王錫韓侯則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召虎用錫爾祉圭瓚秬鬯則有功而錫之也事各異而亦皆言錫也由是知賜錫義同不必穿鑿立說抑或左氏字誤耳

案天王天子乃王者之通稱賜與錫皆上予下之辭也或者謂以字義言則天王尊而天子親也以恩數加之曰賜以分義臨之曰錫始錫於桓公則去天稱王嚴其義與分也繼錫於文公則稱天王猶嚴其分也終賜於成公則稱天子以為義與分俱微矣在上之恩數加焉爾亦是一說

附錄左傳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

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集說陸氏淳曰凡內女為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公為之服也嫁為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為喪歸杞故也　汪氏克寛曰或謂為杞所出不當繫之杞魯人未許其絶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茍不書杞則同於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繫杞不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胡傳 吳初伐郯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集說 高氏閌曰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郯則何以為政於天下哉 家氏鉉翁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汪氏克寬曰季孫謂侯國不能相恤憫然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為善逼於

彊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公羊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適制為後戒也

集說何氏休曰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　孫氏復曰媵伯姬也媵書者古諸侯嫁女二國媵之二國禮也三國非禮也此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是也唯王后三國媵　劉氏敞曰媵者何諸侯嫁女於諸侯以姪娣從二國往媵之亦以姪娣從諸侯必三歸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三國來媵非禮也交譏之又曰衛人來媵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也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嬀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　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胡氏寧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非禮豈為異姓乎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同時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為異

姓與同姓 家氏鉉翁曰自入春秋内女適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於宋衛人晉人齊人皆來媵蓋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失亦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媵聖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

案諸侯嫁女左氏謂異姓不媵劉氏敞以為諸侯三歸歸各一族二說不同姑竝存之以俟考

己卯簡王四年 **九年** 晉景十八年齊頃十七年衛定七年蔡景十年鄭成三年曹宣十三年陳成十七年杞桓五十五年宋共七年秦桓二十三年楚共九年吳壽夢四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公羊杞伯𦚏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穀梁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胡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於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集說陸氏淳曰啖氏云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死而反葬故曰非禮也　趙氏鵬飛曰杞伯以叔姬為賢初則不當出以叔姬為不賢則卒不當以歸初以為罪而出之終以為恩而逆之既曰有罪則不宜加恩既加恩則不可謂之罪二者必居其一矣觀杞伯初絕之不敢直歸之魯先朝魯而後歸之則懼魯可知及卒於魯杞伯復來逆之皆畏魯也　家氏鉉翁曰夫婦大倫有過而出不獲已也而禮有無子而出禮之疑也檀弓有孔氏不喪出母又疑也觀春秋書叔姬之事見聖人厚倫之意自始歸至卒以及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其能歸而為之書也未聞既出而遂絕既絕而不可復也彼謂子思不喪出母齊東傳聞之說不得不辨　吳氏澂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得以義責之其說蓋是　汪氏克寬曰宋襄公母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

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絶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蓋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又曰内女出而來歸者三郯伯姬齊子叔姬皆不書卒棄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為魯脅二説似異而實相同也叔姬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為請杞人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為脅而歸之也亦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

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胡傳棄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集說程子曰諸侯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 高氏閌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張氏洽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趙氏鵬飛曰伯者之求諸侯假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宜諸侯之貳也晉奪魯田以歸齊魯何望於晉哉故晉雖惡宋而魯宋共為婚姻宋公使來納幣而衛遂來媵魯宋衛合為一家晉於是懼而為蒲之盟收諸侯之離心也蒲之盟纔返而晉人亦來媵非懼三國合好以叛晉其肯然歟夫諸侯同盟必有其故蟲牢之盟以得鄭也馬陵之盟疑諸侯貳於楚也蒲之盟懼三國結婚以叛晉也 李氏廉曰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

盟列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兩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鄭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會　汪氏克寬曰程子以是盟患楚之彊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也蓋晉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於楚耳然魯既失信於奪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彊其同安能保之不異哉于蒲與平丘皆同病楚皆晉人懼諸侯之貳而同盟春秋皆書同憂其反覆而不能終同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集說范氏甯曰逆者非卿故不書家氏鉉翁曰自始至成禮七見經貴之也

附錄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公羊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

集說杜氏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孔氏穎達曰桓二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彼言聘者在魯而

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

陸氏淳曰穀梁曰既嫁於夫譏以我盡之也趙子曰女嫁後遣使往致之親好之意何譏之有　劉氏敞曰致女者何婦人既嫁三月而見於廟稱婦　致之者成之也又曰穀梁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之說者云內稱謂稱使案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家氏鉉翁曰齊仲年之來傳言致夫人他國以聘書魯則言致女宋始以命卿將事故亦以命卿致女

胡氏謂使卿非禮愚觀書法似無譏

晉人來媵

左傳　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穀梁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胡傳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集說 杜氏預曰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胡傳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

集說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為之也又曰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又曰為親者諱疾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道甚矣

方事貶之何故諱乎　許氏翰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令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有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高氏閌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於晉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追怨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

楚伐許侵宋同撓列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諰諰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家氏鉉翁曰據傳鄭伯如晉是未告絶於晉也執其君伐其國晉政舛矣書人書執書伐誅晉也　汪氏克寛曰晉不能柗攜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然春秋書欒書帥師書伐不加貶辭楚人侵陳以救鄭則削而不録者存晉而抑楚也　王氏樵曰稱人以執與執其君而伐其國皆直書而義自見矣殺伯蠲不書既執其君舉重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

不與其救也

附録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

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

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渠丘杜注邑名漢北海安丘縣孟康曰古渠丘也晉地道記曰安丘有渠丘亭今屬山東青州府

胡傳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

集說劉氏敞曰穀梁曰大夫潰莒而之楚非也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穀梁安所受此語乎且潰者非大夫所為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此似不曉潰之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爾　程氏迥曰此畧齊也

向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是以於柏舉戰稱人奔稱囊瓦　家氏鉉翁曰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胡傳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高氏閌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白狄伐之見景公不能霸矣

家氏鉉翁曰宣八年書晉師白狄伐秦譏在晉也然晉猶書師也今書秦人白狄伐晉貶辭也奚貶乎以其黨楚而為之出師也

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集說高氏閌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　張氏洽曰君在外而興師復怨大臣之罪也　汪氏克寛曰環其國而攻之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貶也

城中城

左傳 城中城

書時也

集說 杜氏預曰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趙氏匡曰穀梁曰非外民也此說非也若中城實摧壞豈得不修之乎 陳氏岳曰凡書土功者重民力也故得時則書以示之不時則書以戒之僭奢則書以懲之 高氏閌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 趙氏鵬飛曰前者楚人伐莒遂入鄆鄆逼於魯魯實懼之今城中城備不虞也中城雖遠於楚觀莒之潰亦不可不備也況得時乎此不為貶 黄氏震曰中城東海邑木訥曰楚伐莒入鄆逼近魯故城中城以備不虞或曰魯內城 李氏廉曰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案孟子論地利則曰城高池深告滕文公亦曰鑿池築城則設險以守乃有國之所不廢也楚人伐莒勢

將及魯故城以備之且不奪民時可以無譏矣

胡傳主穀梁以為凡城之志皆譏非通論也

附錄左傳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 晉景十九年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年蔡景十一年鄭成四年曹宣十四年陳成十八年杞桓五十六年宋共八年秦桓二十四年楚共十年吳壽夢五年

春

附錄左傳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聘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傳案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高氏閌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同　家氏鉉翁曰母弟出聘可也帥將兵非所以愛弟書之譏也衛以晉命侵鄭以弟帥師責衛以諸侯伐諸侯責晉是之謂一書而再貶吳氏澂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霸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　李氏廉曰稱弟例詳見弟年下外范氏稱弟例有四一接我稱弟一罪兄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集說范氏甯曰郊時極於三月　孔氏穎達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啟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師氏協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儌其吉耶　高氏閌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　呂氏大圭曰或問卜郊之屢何也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襄十年是也五卜者一成十年是也屢卜而不吉則勿郊可也　吳氏澂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下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

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　李氏廉曰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五月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修澤杜注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北

集說啖氏助曰左氏云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若然失禮之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妄也　高氏閌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

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　家氏鉉翁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爾　程氏端學曰二年之中執鄭伯欒書伐鄭衛黒背侵鄭今復會五國伐鄭不能服鄭之心而以力焉宜其徒困生民也比事而觀義自見矣　李氏廉曰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　汪氏克寛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於左傳而為是說也

案此會之後未久而晉侯卒經無卒於師之文故左氏附會其事謂晉侯有疾立太子以為君而會諸侯

也春秋垂訓萬世豈有生代父位而仍書其爵者故先儒皆駁之

齊人來媵

公羊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集說 高氏閌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案諸侯一娶九女伯姬為宋公夫人齊人繼晉衛而來媵則為十二女矣聖人於伯姬之事錄其始末特詳而亦因以見其失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獳乃侯反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集說杜氏預曰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李氏廉曰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附錄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茂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胡傳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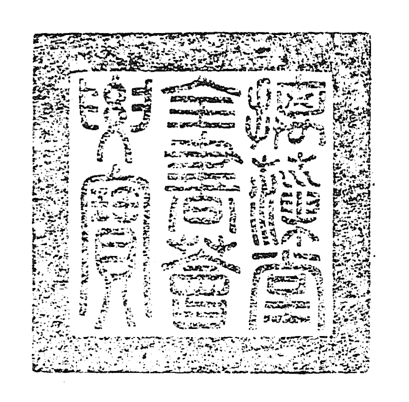
集說劉氏敞曰傳曰葬晉侯也曷為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二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

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惟天子之事焉可也高氏閌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也　趙氏鵬飛曰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更以公孫歸父如齊故書葬齊惠公今公如晉久留於晉及葬景公而後反實公之辱也故不書葬晉景公為內諱也

冬十月 公無此三字

集說　李氏廉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之意當絕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鄭㰖
謄録監生臣徐　松